

惧“大”症

□姚正安

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,祖祖辈辈在里下河那片黑土地上春耕秋种。我23岁出门求学工作,从乡镇到县城,已经三十多年,应该沾染了城里人的味儿。但农民的胆小怕事、谨小慎微、质朴节俭的本质一点没有变。

我感到,从小到大,农民的胆小怕事在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记得十七岁第一次随母亲去上海,轮船停泊在十六铺码头上。一下船,看着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,我怕,手不自觉地拽住妈妈的衣角。那飞快的脚踏车在我身边驰过,吓出一身冷汗。

我似乎有严重的惧“大”症。几十年来,我惧怕大场面、大人物、大牛皮,直到现在丝毫没有改观。

因为怕大场面,开会、出席活动以至参加私人宴会,我从不迟到。唯恐去迟了,十目所视,十手所指,那境况该是十分的窘迫和尴尬的。会议通知八点半,我八点十五分就会找到位置坐下。宴会请柬六点十八分,我六点准到。

有朋友说,你是个傻子,写六点十八分,不到七点是不会开席的。我说,大家都这么想,时间一拖再拖,那会拖到什么时候。一到大的场面下,我的语言表达就迟钝,待人接物也不自如,所以大场面下,我会选择一个角落坐下,不会叫嚣乎南北,招摇于东西。

因为惧怕大人物,遇到头头脑脑的人物,我往往主动往后退,不会主动与大人物说话,也不会主动提出与大人物拍照、要通讯方式,更不会请大人物解决个人问题等等,端茶倒水,悄无声息地进行。按说,我曾经在市委综合部门工作多年,与大人物接触的机会很多,县里的、市里的、省里的,甚至国家级的领导,多了去了。至今,我找不出一张与大人物的合影。我的想法很简单,与大人物合影难道会改变我等小人物的处境吗?不发光的石头纵使强光照耀也不会发光。本本分分地做事,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件事,不被大人物责备就是万幸了,何敢生出非分之想。

因为惧怕大牛皮,我不太喜欢十几个或者几桌摆下来大宴,我喜欢三五人小聚。但事非所愿,一年里总有那么几次躲不过的牛皮宴。我为什么不喜欢吹牛皮的?一是饭局时间拉长了,有的吹牛者包场,从头说到尾,没有一两个小时画不了句号。二是不卫生,唾沫星星迸进的。三是吹牛者说话从不打稿,想到哪说到哪,而且特敢说。唉,写到这里,我倒有点佩服起吹牛者。他看你是当官的,他就说认识谁谁谁,可以疏通疏通。他看你是办厂的,他就说有销售渠道。他看你是写点东西的,他就说认识某一两个大型杂志的主编,可以帮助发稿。说得有鼻子有眼,不由你不信。但一旦到了杨柳岸晓风残月,所吹的大抵随风而去了。

活到六旬,这惧大症好像愈发严重了。回首往事,惧大没带来一点好处,细细想想,也没有落下坏处,自知惧大,对大自会敬而畏之,敬而淡之,敬而远之。现在当然更不会改了。我知道,有人背后说我是小农意识,小农行为。我不以为然,小农怎么啦?

父亲坐在阳光下

□泥人

转过楼角,就看见父亲坐在阳光下。二楼处有一个阳台,正对宽大的楼梯。晴好的日子,上面洒满阳光。父亲喜欢在那放一把藤椅,静静地坐在阳光下。

因是公共阳台,又是两个楼道的分岔口,来来往往的人不少。大妈媳妇们又喜欢在阳台上晒晒被子衣物,叽叽喳喳地说一些家长里短。但父亲就在一片纷扰中,安闲地翻阅着一些报纸杂志。

每天中午下班,下公交,转过楼角,我就看见了阳光下的父亲。父亲也在此时看见我。他从老花眼镜的上框有意无意地瞭我一眼,眼光又落在手上的报刊。等我上楼,走过他的身边,他有时会问一句:“回来了?”然后起身,跟在我的身后走进家门。客厅的餐桌上,母亲早已将碗筷摆放整齐。有时,父亲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打盹,书报和眼镜摆放在藤椅旁的一只方凳上。一杯茶水的雾气就在阳光里袅袅升

腾,在我的眼里化作一种亲情的流动。

那天回家,见父亲靠在藤椅里,毫不理会身旁零乱的足音,发出轻轻的鼾声。我一时感觉,那些灿烂的阳光就像一枚枚幸福的金币,在父亲的身边叮叮当地弹跳。父亲的白发在微风中抖动,额上的皱纹似乎被阳光抹平了许多。

我不愿惊醒父亲,踮起脚尖,想绕过椅子。谁知,刚走过他身边,就听身后一句:“回来了?”我问跟在我身后的父亲:“你刚才不是睡着了吗?”父亲答:“我听见是你的脚步。”忽然眼眶就酸酸的:儿子的足音,在一位父亲的梦里梦外,都是何等的熟悉?

时光流逝。今天,当我再次转过楼角,二楼的这片阳台上,已没有藤椅,更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只有一片阳光,在阳台上失落地流淌。偶尔,我也将父亲坐过的那把藤椅搬到阳台上,坐在阳光下,等我的儿子背着书包回家的身影。我有时也闭上眼帘,感觉儿子走过我身边时,所散发出的生命的气息。

现代快报融媒体4.0启动



绿地紫金中心,湖南路50万方大都会综合体。首付50万起,抢建筑面积18-60平米醇熟地铁旺铺。

地址:紫峰大厦购物中心1F/3F【城市会客厅】恭迎亲临
VIP热线:025-83222777

广告

我家得花

□张正

清晨,我打开楼上卧室的窗户,想把新鲜的空气请进来。一同挤进来的,还有或浓或淡的香气。

临上班,站在小院内,我发现小院的地上躺着许多紫色的花。抬头看天,原来是邻家的泡桐树开花了。泡桐树紧贴着我院墙生长,有几枝都快触到楼上窗口,难怪刚才有花香飘来呢。

泡桐花开得比树叶繁盛。花朵团团簇簇地昂扬在树冠上,远远地看,是粉色的,球状的;一小朵一小朵落在地上,才看清是一种艳淡正相宜的紫,像一只只小喇叭。泡桐花给我的印象,是富贵的,因为它的紫,因为它浓浓的香气,因为它高高在上、热情奔放

的姿态。

泡桐树不是生来即开花的,必须等到一定的树龄,这又让我感觉到泡桐花是厚积“重”发、大器晚成的结果。在岁月的年轮中孕育了那么多年,才迎来这么艳丽馥郁的绽放,这也是生命的一种极致吧。

人家栽树,我家得花。我的头脑中倏地迸出这么一句。随即我又哑然笑了:这样的意境,第一个发现者不是我,而是曾经生活在我们这座小城的著名诗人忆明珠先生。先生看着爬满院墙的蕃瓜花,说了一句很好听的话:种瓜不为得瓜,为的是看花。

先生就是一朵厚积“重”发、大器晚成的泡桐花。不是么?三十岁第一次发表作品,五十二岁出

版第一本诗集,诗、文、书、画均别具一格,老而弥香,被誉为中国当代才子。能像先生这样在中老年把生命之花开放得如此妖娆烂漫的,想必不多。

泡桐花落在我家小院里,踏之不忍,扫之不舍,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任它们聚集着。它们像爱撒娇的孩子,知道小院的主人在宠着,纷纷地扑进来。一夜春雨,小院里终于铺了满满一地的小喇叭,上下班穿行院中,我都快无从下脚了。只得把它们扫去,装了差不多一簸箕。

我没有把它们送进垃圾坑。我绕到院墙外,把它们倒在泡桐树的根部。我想,泡桐树是它们的母体,这样让它们母子相聚,也算让它们到了该去的地方吧。

你填哪所大学

□钱永广

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开始,可儿子考了一个不高不低的分数,这填志愿就十分纠结。根据专家的意见,前面志愿是冲一冲,中间志愿是稳一稳,后面的志愿是保底。按照儿子的高考成绩,在前面的志愿,妻子帮助儿子填了上海一所财经大学,妻子说,冲不上也不后悔,权当自我安慰。

中间的志愿,是儿子志在必得的院校。为防止“责任追究”,妻子就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了。思来想去,我决定帮儿子填本省的一所医科大学。这最后的保底志愿由谁来填呢?根据分工,当然由儿子自己选择。谁叫他考不好呢?这保底的责任,该由他来担。

本来答应高考成绩出来后就

带儿子去海南旅游的事,现在也变得十分遥远。一连好几天,我和妻子都生活在懊恼之中。儿子明显感受到了我们的心情,再不提及去海南旅游的事。那天,我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,满桌人在谈论今年哪家小孩参加高考,可以填哪所名校时,我就守在一边,沉默微笑。

早上,我和妻子在小区散步,遇见小区邻居张大妈。张大妈问我们:“你家孩子考了多少分?志愿填了哪所大学?”因为儿子没有考好,我和妻子支支吾吾,妻子问张大妈:“你家孙女今年高考吧?填了哪所大学?”张大妈孙女小学初中都是班上尖子生,应该不错。没料,张大妈叹了一口气:“别提了,今年没考好,志愿不好填啊。”

听见张大妈也在纠结,妻子立马来了精神,问道:“到底填上

了哪所大学?”张大妈仍低声地说:“她填的那几所大学真不怎么样。”听说张大妈孙女志愿填得也不怎么样,妻子像是找到了知音,立即安慰张大妈说:“听说北京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上街卖猪肉的。其实,孩子上哪所大学并不重要,现在最看重的,是孩子毕业后适应社会的能力。”

我也赶紧附和,谁知张大妈微微一笑说:“我孙女今年本来想上的是北大,现在看,只能填中国人民大学、复旦大学这几所了。”

能考上人大、复旦,还说没考好?就在我连声夸赞张大妈孙女的时候,妻子早已加快了脚步,径直从我面前走了过去。我猛省悟,也赶紧追赶妻子的脚步,借机告别了张大妈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252



《正午时分》黑白木刻 甘庭侯

今天,你魔鬼了吗?

□何亚兵

加班结束,已快夜里十二点了,困意不断袭来。推车进屋,同院的房客都睡了。一不小心,电脑包掉到地上,背带突然被缠进车轮里。心里发急,不知道笔记本摔坏没有。急着回房间开机检查。还没来得及开灯,黑乎乎的一个塑料凳在挡着。“啪”,一个猛龙过江霹雳腿,就给踢飞了。忽然听到身后“咕嘟咕嘟”在响,回头一瞅,一只热水瓶正倒在地上,“水流三千尺”。一股无名之火涌上心头,信手把头盔狠狠砸到墙上。实践证明,头盔质量严重不合格——应声而碎。真想再摔点什么发泄一下,幸好还尚存不能打扰邻居清梦的理智,于是耐着性子打扫“战场”。

躺在床上,突然想起一句话——“冲动是魔鬼”。诚不余欺也!其实,电脑包里面有软垫减震,未必有多大问题(事后检查确实没问题),不放心检查一下就好了,毫无损失,依旧可以睡个开心觉。发个小火,踢个凳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一瓶开水而已,也犯不着火冒三丈把头盔给摔了,然后还得睡不爽,真为这种不受控制的冲动而感到羞愧。

冲动是只魔鬼,你接受了它第一次的诱惑,就会有第二、第三次,且相隔时间很短;它的爆发威力一次比一次大,造成的损失是递进增长的;慢慢地,在它的控制下,你就会成为你讨厌的那个狂躁易怒的“坏人”。

今天,你魔鬼了吗?